

预想之中,意料之外

朱亚明的人生“三级跳”

新华社东京8月5日电(记者周畅、朱翊、岳冉冉)“感觉我能拿前三的时候,心里还想了一下,队里不会没带国旗吧。”朱亚明赛后采访时,这样描述自己“意料之外”的银牌,也让现场响起了笑声。

在东京奥运会田径项目男子三级跳远中,朱亚明以两次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的战绩夺得银牌,也创造了中国在该项目上的奥运会最好名次。

起跑,加速,三次跳跃,落入沙坑……朱亚明在决赛第五跳中,以17米57的成绩,刷新了自己不久前在第二跳中才创造的个人最好成绩,也跳成了排名第二。

随着决赛第六跳,也就是各个选手的最后一跳依次完成,朱亚明的成绩依然没有被超越,从提前锁定奖牌,到提前锁定银牌。

“今天觉得能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,但不知道能刷新到什么程度。是预想之中,也是意料之外。”朱亚明也解释了为什么是预想之中:“平时训练都很好,也给了我很大的自信。在没有那么多大赛历练的情况下,可以发挥到这种情况,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。”

披上了国旗的朱亚明,心里又开始琢磨,这次只是让中国在这个项目上的奥运会最佳成绩从第三进步到第二,把奖牌换了个颜色,但成绩上还是有一点点差距,他还想做更好。

“第六跳还想更好,也做了一些尝试,但是因为体能下降,判断失误没有做到更好。我觉得三年后,会做得比现在更好。”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朱亚明,刚结束比赛就已经迫不及待想着去参加巴黎奥运会突破自己了。

“我觉得三级跳远跟人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,给了我很多人生启发,田径运动的精神我非常喜欢。”朱亚明的竞技体育人



8月5日,中国选手朱亚明在东京奥运会田径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。

新华社记者李明摄

生,也确实像“三级跳”一样。

2015年,是朱亚明的“第一跳”,从普通大学生跳到了竞技体育世界。“因为在那一年,我才正式开始接触竞技体育。”1994年出生的朱亚明,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要走三级跳远这条路,却阴差阳错接触到这个项目并喜爱上它,在21岁的时候,才开启

自己的“三级跳”竞技体育生涯。

2019年,是朱亚明的“第二跳”,从一名运动员跳入了世界高水平赛事。正因竞技生涯起步较晚,朱亚明一开始并没有机会参加国际田联钻石联赛,“后来在芬兰的一次比赛上跳了17米36之后,国际田联才开始主动邀请我去参加

这些高级别赛事”。

2021年,是朱亚明的“第三跳”,从奥运会“新兵”跳成了奥运会亚军。但显然,朱亚明还想跳得更远。“在三级跳远的这条道路上,我还没有走到顶端,还要继续向上攀登。东京奥运会,是我新的起点。”朱亚明说。

岩壁“舞者”独自破题

本报记者王沁鸥

失望——这是21岁的潘愚非走下赛场后的第一反应。

他得承认,自己首次参加奥运会的第一次出场,砸了。

速度赛7秒59,20名选手里排名垫底,两次攀爬均出现失误。即便速度并非他的主项,这也不是他平时的水平。

岩壁之前,现场DJ播放着动感的音乐,第一次走上奥运舞台的攀岩比赛延续着他一贯的“嗨翻天”风格。

岩壁之后,则是另一个世界,运动员们需要留在“隔离区”准备比赛,以防他们提前知晓比赛线路。教练赵雷走过来告诉潘愚非不用想太多,然后留他自己安静坐着。

现在,摆在潘愚非面前的是道攀岩者需要自己去解的“题”。从潘愚非8岁选择攀岩开始,这种解题、破题已经进行了无数次,在奥运会上要进行,以后也依旧会进行下去。

这也是为什么,这项被称为“岩壁芭蕾”的运动令潘愚非着迷。

对 话

去奥运会之前,潘愚非在北京怀柔的训练基地接受东京2020官网的采访,提到了自己当初选择攀岩的原因。

“小时候体质弱,就去练了跆拳道。看到跆拳道馆旁边有个岩壁,就开始自己爬,一下就喜欢上了。”潘愚非说,跆拳道他也打过比赛,但是自己不喜欢和别人对抗,走上赛场总觉得不舒服,但岩壁却给了他“沉浸在自己世界里”的机会。

“就像是解题,也像对话。”他说。

这与潘愚非主攻的项目有关。攀岩速度赛使用全球统一、男女通用的赛道,且两名选手同时出场,一枪淘汰,竞争意味很浓。

但潘愚非主攻的攀岩和难度赛则每场比赛的线路都不同,选手的攀登也是相互独立的。赛前,选手会被集中在“隔离区”,比赛开始后才会被从岩壁后放出。直到那时,他们才知道要爬的路线长什么样:岩点形状、大小、分布,路线跨越的长度、角度……这些元素可以形成无数的排列组合。



八月三日,潘愚非在攀岩男子难度预赛中。新华社记者陈建力摄

其中,难度赛需要选手攀上一条高15米的路线顶端。攀岩赛的岩壁不高,但却模拟了自然岩壁的攀爬方式——不戴保护绳,按照特定轨迹完成四条线路的攀登。有的线路考察力量,有的考验体能,有的挑战平衡性,有的甚至不需要超强的硬实力,但如果观察不到定线员设置的陷阱,空有力气也只能无处安放手脚……

“每条线路都是不一样的,就像一道‘谜题’,去破解它,你需要先了解你自己。”潘愚非说,“所以每次都是和自己对话,再去和岩壁对话。”

“阿非很安静。”这是东京奥运会中国攀岩队领队王勇峰对潘愚非的观察,这个男孩不常把情绪表现在外,但却有着敏锐的感知力。

但在潘愚非妈妈的印象里,性格内敛的儿子是能够在岩壁上释放自己的。

“他特喜欢攀岩和难度这两个项目,特别有成就感。”潘妈妈说,“完成一条新路线,

他甚至会和我说:‘妈妈,攀岩爽死了!’”

较 劲

岩壁之上,潘愚非也经常和自己较劲。

“小时候爬难度赛,有的线路上不去了,他也不撒手,就使劲抓着不肯下来。”潘愚非妈妈说,完不成线路时,潘愚非总哭,哭完了就站在岩壁底下瞪着岩壁复盘,然后继续爬。

“我以前很爱哭的。”潘愚非承认,“好胜心很强,所以也怕失败,失败了怎么办?”

16岁,潘愚非进入国家攀岩队。东京奥运会周期,他和队友开始为争取奥运资格备战。2019年8月在日本举行的攀岩世锦赛上,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进攀岩半决赛,有可能的话冲击难度决赛。

辣 条

“吃点好吃的,辣条!”东京夺金后,被问到要怎么庆祝时,全红婵这样说。

而网友们怎能放过这个细节,比赛结束没多久,已经有很多人表示,要给全

红婵寄辣条了。

现在最头疼的,恐怕是训练中心的门卫了。

之前,全红婵的妈妈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女儿喜欢吃零食,尤其是辣条,“全是五毛钱那种,她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开个小吃店,这样零食就吃不了”。(记者王浩明)新华社广州8月5日电

新华社记者张泽伟、刘阳、谭畅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。对一个运动员来说,哪怕他能打败天下所有对手,但可能永远无法战胜另一个敌人——时间。

东京奥运会上,“00后”称霸赛场固然可喜,“初生牛犊”摘金夺银值得点赞,但更让人敬佩和铭记的,是那些与对手和时间双重对抗的老将,他们以梦为马,不负韶华,用拼搏、汗水、热爱、执着,铸就人生的丰碑,书写奥林匹克的传奇。

老骥伏枥

在国际举重界,吕小军是“神”一般的存在,他的粉丝都称他为“军神”。在东京奥运会上,吕小军也用表现和实力,证明了自己当之无愧。

男子举重81公斤级比赛中,37岁的吕小军面对一众二十几岁的年轻选手,以374公斤的总成绩夺冠。

这是吕小军的第二块奥运金牌、第三块奥运奖牌,更重要的是,他以37岁的“高龄”,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大的举重奥运冠军。

举重需要绝对力量和爆发力,吕小军不仅战胜了对手,更克服了年龄增长、身体机能下降等挑战。

家有一老,如有一宝。中国举重协会主席周进强说:“吕小军带动了全队人,他是我们中国举重队勇攀高峰的象征。”

在东京奥运会,中国举重队8人参赛收获7金1银,创造举重队奥运参赛历史最好战绩。

在田径赛场,奥运会“四朝元老”巩立姣也在书写“老兵传奇”。铅球决赛中,她一再刷新个人最好成绩,最终以20米58的佳绩夺冠。

作为中国最好的女子铅球运动员,练习铅球21年的巩立姣对奥运赛场并不陌生,但前三次奥运会她第二、三、四名都拿过,唯独没能站上最高领奖台。在东京,她终于如愿。

这是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首枚田径金牌,也是中国奥运史上首枚田赛项目金牌。在比赛中一直克制着自己情绪的巩立姣,夺冠后终于可以让眼泪肆意流淌。

“80后”的苏炳添也在创造历史。在世界瞩目的“飞人”大战半决赛中,他一战封神,跑出9秒83!刷新亚洲纪录,成为首位站上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跑道的中国人。决赛中,他以9秒98的成绩最终获得第六名,再创历史。

“对我来说,这么短的时间内能跑进10秒,我觉得已经非常开心了。今天对我来说,是一辈子最好的回忆。”苏炳添说。

没有输家

站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,是每个运动员的梦想。但是,能够得偿所愿者,毕竟是少数。东京奥运会参赛选手约11000人,只有约3%的人能获得金牌。对于奥运会上的那些传奇老将,岂能以输赢来评判。

在女子竞技体操领域,过了20岁都会被认是“老将”。但,46岁的丘索维金娜,历经千辛万苦第八次站上了奥运会赛场。这位“妈妈级”选手在跳马比赛中,第一跳和第二跳都出现了失误,最终排名第11位,止步资格赛。

坚强的丘索维金娜终究没有忍住奔涌而出的泪水。现场虽没有观众,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在场的裁判、志愿者、媒体工作者等纷纷起立鼓掌,向这位用一生诠释奥运精神的伟大运动员致敬。

从1992年以独联体运动员身份参赛,到代表乌兹别克斯坦出战,再因为儿子治病改为德国国籍,最终又恢复乌兹别克斯坦国籍,丘索维金娜八战奥运会的故事堪称传奇。“你未痊愈,我不敢老”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。

跟丘索维金娜一样,“妈妈”级选手吴静钰也没能走到最后。在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复活赛中,这位34岁的前奥运会冠军输给了23岁的对手。

“对手贴上来的那一刻,感受到速度和冲击时,我知道,这就是时间的力量。”四战奥运会的吴静钰说,“竞技体育就是这样,我能接受自己这样的状态退役,因为我觉得我尽力了,我真的非常努力做完了这一切。”

面对成功能淡然,面对失败能坦然。吴静钰带着奥林匹克给她的精神财富,平静坦然地走向人生的下一阶段。

代表卢森堡出战的58岁的倪夏莲,在乒乓球比赛中早早出局;四战奥运的日本体操“全能王”内村航平,在唯一参赛的单杠项目中无缘决赛;中国老将谔龙、董栋分别在羽毛球和蹦床比赛中憾失金牌……他们都“失败”了,但都不是输家。

精神丰碑

究竟有什么魔力,能让这些老将拼尽全力想要站上奥运会的舞台?哪里来的动力,能让他们日复一日地训练、一次次向年龄和极限发起挑战?

吕小军说,是对祖国的热爱。每一次参加奥运会,目标都是“升国旗、奏国歌”,看五星红旗在赛场飘扬,听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在场馆回响。

东京奥运会也许并不是吕小军的谢幕演出。“明年世锦赛,如果还能看到我,(那么)巴黎奥运会上你绝对会看到我。”他说。

丘索维金娜说,坚持是缘于热爱。如果说以前不断辗转参赛掺杂着物质的追求,如今的她完全是因为热爱。“没有秘密。我就是喜欢体操。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听从内心,坚持运动。我喜欢体育,我知道它是什么,我想成为一个快乐的人。”

吴静钰也说:“跆拳道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事情,承载了很多东西,几乎占据了人生的一大部分,我从跆拳道学到了很多,是热爱也是一种信念。”

坚持,也是为了探索和挑战。吴静钰坦言:“如果里约奥运会就退役的话,会特别不甘心。现在我是挑战自己,在探索一条别的跆拳道选手没有走过的路。我觉得我尽力了,我真的非常努力做完了这一切。”

弦歌不辍,薪火相传。“老兵传奇”激荡人心,奥运精神生生不息!新华社东京8月4日电

岁月可摧 梦想不灭

东京奥运会演绎『老兵传奇』